

诗咏临夏麻辣烫

◇王岩霞

一  
临夏古城香味飘，  
沿街小店客如潮。  
辣汤麻菜人欢喜，  
嚼劲还夸宽粉条。

二  
麻辣烫铺接踵开，  
香飘满座诱人来。  
不知美味为谁醉？  
还叫店家勤发财。

◇赵义荣

街边小吃变珍馐，  
麻辣添香齿间留。  
非独龙城多美味，  
只缘君未到河州。

◇金和智

一  
四川辣子北乡椒，  
相聚鸡汤美味飘。  
鲜菜粉条香汁烫，  
吃完咂嘴赞如潮。

二  
粉条鲜菜草鸡汤，  
麻辣羹肴街溢香。  
谢女檀郎围满桌，  
河州小吃美名扬。

◇刘登科

金汤红火粉条长，  
一碗佳肴待客尝。  
莫道河州无美味，  
细烹麻辣尽文章。

◇杨明选

食材料匠匠心运，  
色泽倾城响四方。  
世上珍馐人所爱，  
河州麻辣烫醉香。

◇武正全

众口生馋瘾，  
佳肴诱客尝。  
油温宽粉嫩，  
菜鲜辣椒香。  
翡翠琉璃盏，  
珍珠白玉汤。  
住行在临夏，  
安逸美八坊。

◇牛岱

一  
临夏名吃麻辣烫，  
一街两巷有吃摊。  
锅中配料翻花样，  
齿间留香入梦酣。  
三五亲朋来小聚，  
晨昏肠胃去余寒。  
蟠桃未必能增寿，

◇陈学智

一  
食材博采滚中浮，  
泼辣全凭大榨油。  
一碗鸡汤多味菜，  
火过天水火河州。

二  
鸡汤荤素一锅装，  
食客座中多女郎。  
君看寻常麻辣烫，  
河州味道再添香。

三  
你住西头我住东，  
北南口味少融通。  
疑从川菜进临后，  
再起泼天麻辣烫。

◇马坚强

肉鱼蔬菜一锅熬，  
麻辣鲜香价不高。  
闻味流连忘返滴，  
烫他几串也堪豪。

◇马林英

美味千奇何处殊？  
河州麻辣出江湖。  
陇原儿女共携手，  
食界扬名又一符。

◇陈焕云

麻辣烫锅遍地开，  
粉优菜嫩引宾来。  
味香四溢名中外，  
食美河州心快哉。

◇杨乔秀

一  
河州春意胜常年，  
酸辣香麻味俱全。  
滚烫鸳鸯锅里闹，  
今朝一夜火红天。

二  
煮烫烧开赛丽花，  
又增椒子越香麻。  
辣来稀客挤街道，  
筷挑春风暖万家。

◇马彪

一  
一红二绿炖骨汤，  
宽细相间十里香。  
四季宾朋似潮涌，  
河州麻辣烫名扬。

烫菜随时可解馋。

二  
竹签串成排，  
烫菜锅中随浪来。  
宽粉盘桓扭三转，  
游人胃口顿时开。

◇罗小平

松鸣岩

一般而言，草木多生长在土壤里，当然，大自然的神奇无所不在。一颗游荡的种子可能会因风的多情而远离土壤，去寻找另一处可以孕育生命的摇篮。倘若你在旅途中看到有块岩石上生出了绿枝芽，倒也不会觉得新奇，因为风中的种子在那里有了归宿。可是，你见过整整一座座都是由岩石构成的山峰上全长满了松树吗？那是一颗颗苍翠、挺拔的青松，深深地矗立在那些陡峭嶙峋的岩石山峰上，历经风霜雨雪不倒，愈加地繁盛茂密。这便是我的家乡，甘肃和政县独有的一景——松鸣岩。

在这里，那裸露在大自然中的一座座岩石山峰，鬼斧神工般地塑造出它们那壮硕、迷人的躯体，又温情地挽留了所有游荡于此的生命的种子。这其中，可能是偏爱于青松而同时又被青松钟情吧，于是，经过重重岁月，这些岩石山峰已身披厚厚的、浓绿的青松外衣。同时，自然的风情又使它们露出那巍峨的、耀眼的岩石胸膛，来吸引一个个过往的游人。

或许，你可能见到过青松生长在岩石上，但你若来松鸣岩，必定会新奇惊叹于眼前的景观。那整座座的岩石山峰，仿如天外来客，赫然挺立在松鸣湖畔。不必雕琢，无须修饰，那天然的曲线已足够倾倒世人，更何况又身着这层层俊绿的、诱人的、四季常青的迷人松衣。如若风的使者从此而过，便让那一枚枚松针碰撞、交响，鸣奏出大自然的美妙神曲，松鸣岩就此得名。

春天的松鸣岩，在那深厚的、

略显沧桑的色调上悄悄地增添了几分新绿，仿如刚加入队伍的年轻的战士那青春的脸庞，给人希望，叫人欣喜；夏天，令人烦躁的炎热在这里无从谈起。满山的青松早已偷偷吸收那多余的阳光，你只觉置身于世外幽园，清新的空气和诱人的浓绿使一切烦杂都暂且逝去，唯留风景独赏。到了秋天，松鸣岩自有它独特的秋的韵味。有那金灿灿的落叶松，仿如身着黄金战甲的将士，在阳光下闪耀威武；又如那身披金丝薄纱的美人，在微风中动情婀娜。更有那绿油油的长青松，好似服了不老仙丹，在岁月里独享青春。剩下冬天，倘若来一场大雪，漫山的松树白茫茫一片，就连那平时一直都裸露着的岩石胸膛也被雪衣覆盖。放眼望去，整个松鸣岩就好像裹了一层亮晶晶的、迷人的银白色长纱。而那银白色是有层层叠加的视觉美，有高低不平的错落美，有远近朦胧的迷离美，身处其中，宛若仙境，实在醉人心脾。

在岁月的沉淀中，松鸣岩也形成了它独有的文化气息。一座座阁楼寺庙在能工巧匠的精心铸造和巧妙设计下完美地镶嵌在这些岩石山峰上，好似浑然天成。每年的农历四月二十六、二十七和二十八三天为松鸣岩花儿盛会，亦称“四月八”节。每逢此时，来自四面八方的男女老少、青年才俊在这里相会，用一种富有民俗特色的曲调——花儿，来传唱他们的情怀，表达对自然、家乡、亲人以及眷侣的热爱与思念。那时，蓝天下，清风里是幽幽松鸣，动人歌喉。

◇卢学倩

对一朵花微笑

我一回头，身后的草全开花了。一大片。好像谁说了一个笑话，把一滩草惹笑了。

我正躺在土坡上想事情。是否我想的事情——一个人头脑中的奇怪想法让草觉得好笑，在微风中笑得前仰后合。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半掩芳唇，忍俊不禁。靠近我身边的两朵，一朵面朝我，张开薄薄的粉红花瓣，似有吟吟笑声入耳。另一朵则扭头掩面，仍不能遮住笑颜。我禁不住也笑了起来。先是微笑，继而哈哈大笑。

这是我第一次在荒野中，一个人笑出声来。还有一次，我在麦地南边的一片绿草中睡了一觉。我太喜欢这片绿草了，墨绿墨绿，和周围的枯黄野地形成鲜明对比。

我想大概是一个月前，浇灌麦地的人没看好水，或许他把水放进麦田后睡觉去了。水漫过田埂，顺这条干沟漫流而下。枯萎多年的荒草终于等来一次生机。那种绿，是积攒了多少年的，一如我目光中的饥渴。我虽不能像一头牛一样扑过去，猛吃一顿，但我可以在绿草中睡一觉。和我喜爱的东西一起睡一觉，做一个梦，也是满足。

一个在枯黄田野上劳忙半世的人，终于等来草木青青的一年。一小片。草木会不会等到我出人头地的一天。

这些简单地长几片叶、伸几条枝、开几朵小花的草木，从没长高长大，没有茂盛过的草木，每年每年，从我少有笑容的脸和无精打采的行走中，看到的是否全是不景气。

我活得太平庸，呆板的脸似乎对生存已经麻木，忘了对一朵花微笑，为一片新叶欢欣和激动。这不容易开一次的花朵，难得长出的一片叶子，最重要的是不能总是没精打采，而应“看到一生中那些还未到来的美好前景”。

以后我觉得，我成了荒野中的一个。真正进入一片荒野其实不容易，荒野旷敞着，这个巨大的门让你在努力进入时不经意已经走出来，成为外面人。它的细部永远对你紧闭着。

走进一株草、一滴水、一粒小虫的路可能更远。弄懂一棵草，并不仅限于把草喂到嘴里嚼几下，尝尝味道。挖一个坑，把自己栽进去，浇点水，直愣愣站上半天，感觉到的可能只是腿酸脚麻和腰疼，并不能断定草木长在土里也是这般情景。人没有草木那样深的根，无法知道土深处的事情。人埋在自己的事情里，埋得暗无天日。人把一件件事情干完，干好，人就渐渐出来了。

我从草木身上得到的只是一些人的道理，并不是草木的道理。我自以为弄懂了它们，其实我弄懂了自己。我不懂它们。

◇阿麦

在“天下第一镜”前 (外二首)

一匹马飞来，驮上我  
驶往古代——  
铜镜照亮天空，照亮美人脸——

落日在轻轻地饮广通河的水。

我手执牛角梳子，梳你的长发——  
你唤我的小名，“阿麦，阿麦——”  
并说“请再写几首诗吧，诗向上建造天堂  
和贮存玫瑰花的清香……”

一只鸽子落在我的肩膀上，羽毛雪白  
“咕咕，咕咕”地叫着。  
你着白衣，我穿青袍

我们在白云之上飞翔……

三足盃

驾飞车，行驶在齐家坪上  
火烧三足盃，让茶叶在陶罐中沸腾

我们给一株小草命名  
叫它，亲爱的  
四千年后，有人在读这首诗  
给它续尾。他说  
善良是由内向外生长的绝句

青玉琮

如果人间需要一场祭祀  
那么就祭祀人间的良心吧  
别让它变坏

如果人间需要一场祭祀  
那么就祭祀爱情吧  
别让它闭上眼睛，别让光明关上大门

山城东乡县，冬季，天空湛蓝。天还没亮，福利院的马蓉蓉一咕噜翻身起床了。从床铺底下小箱子里面取出一件崭新的休闲棉衣。铺在床上看着，该搭配什么颜色的鞋子好呢？今天可以不穿校服，穿上漂亮干净的衣服，配上白边红色的鞋子，一定很漂亮。

洗过脸，刷过牙，头发梳了一遍又一遍，她就开始挨个叫小伙伴：“赶紧起床收拾，宿舍要打扫得干干净净。今天是星期六，家里来客人呢。”三个小伙伴，同住福利院二楼的宿舍里。

今天是除夕，县妇联的干部职工们在微信群里互相喊话，要去福利院看看孩子们。下午两点，“爱心妈妈”们在福利院的厨房里，揉面、剁馅、擀皮、包饺子，忙得不亦乐乎，为孩子们准备着年夜饭。把暖暖的新春祝福，满满地包在羊肉馅饺子里。

春节，中华民族万家团圆的传

统节日里，没有家人陪伴的孩子们，在福利院这个大家庭里，吃着热腾腾香喷喷的饺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一同前来的群团组织的干部职工们，和孩子们一起挂红灯笼、贴对联，把福利院装扮得热闹喜庆，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一年多来，每个周末都是马蓉蓉和小伙伴们最开心快乐的日子。他们期待着叔叔阿姨们来到他们中间。这一天，有手抓羊肉、饺子、水果，还有喜欢的零食。

枫姐，是个热心肠的人，多年来她关心孤儿，关注单亲家庭的孩子。追踪关注学成一技之长的青年，把他们推荐给相关企业，自食其力养活自己；对适龄女孩，她牵线搭桥做红娘，让她们找到自己的归宿。

我与枫姐和妇联的姐妹们走进福利院的大门时，几个小朋友亲切地围拢过来，其中一个女孩，笑盈盈地走近了枫姐。说话间，她们的大手和小手已牵在一起。我以为女孩是枫姐的亲妹妹呢。

她就是马蓉蓉，县中银小学六年级学生是福利院七十多名孤儿中的一个。她拽着枫姐上了二楼，看着活泼开朗的小姑娘，急急忙忙抢着说话的样子，看不到一丝忧愁。原来，女孩带她的枫姐去看

贴在宿舍墙上的奖状。“手工制作二等奖”贴在她的床头显眼的位置。三个小姑娘的房间，同一色调的被褥，床头挂着校服、红领巾等。从毛巾到鞋子，衣服放得整齐，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马蓉蓉不怕生，有问必答。“枫姐是你亲戚吗？”

“是常来看我的姨姨。”“她最关心你，对吗？”“是的，还有我哥哥。”“那你喜欢她吗？”“我当然很喜欢她，和她一起来的有许多姨姨，在厨房里包饺子。有时还有从兰州来的老师教我们跳舞、唱歌。”“那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呢？”“我想当老师。”“那你就努力刻苦地学习，考上一所好大学。”有关她的父母和家庭，我不忍心问马蓉蓉。据枫姐说，马蓉蓉的父亲是残疾人，蓉蓉出生不到一岁，父亲去世了。等她还没长大，母亲改嫁去南方打工谋生。不到五岁，奶奶也去世了。每个周末，马蓉蓉最盼望的就是坐在枫姐身边，边吃零食边说学校里的事情，还有身边小伙伴们的大事小情。

手被枫姐牵着走的时候，马蓉蓉的心里很暖，小脸上洋溢着笑容，笑得像朵向阳的花。

向阳的花

◇马翠兰

